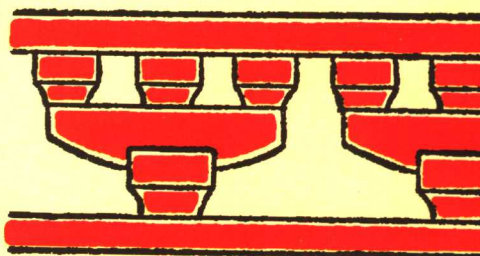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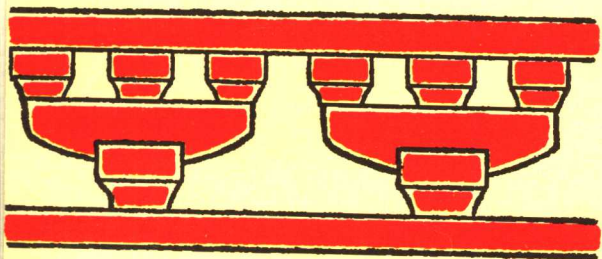


中國營造學社集刊



第三卷 第四期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姹漪
畫

本社職員

社長 朱啓鈴

文獻主任 劉敦楨 編譯 瞿祖豫 單士元

法式主任 梁思成 助理 邵力工

編纂 瞿兌之 梁啓雄 謝國楨 會計 朱湘筠

收掌兼庶務 韓振魁 事務員 劉家祺

本社社員

幹事會 朱啓鈴 周詒春 葉恭綽 孟錫珏 袁同禮

陶蘭泉 陳垣 華南圭 周作民 錢新之

徐新六 袁子元

評議 郭葆昌 關冕鈞 徐世章 吳延清 張文孚

馬世杰 張萬祿 林行規 翟孟生 李慶芳

何遂 艾克 鮑希曼 彭濟羣

校理 馬衡 葉瀚 胡玉縉 任鳳苞 江紹杰

孫壯 陶洙 劉南策 盧樹森 金開藩

唐在復 劉嗣春 葉公超 林徽音 吳其昌

汪申

參校 陳植 松崎鶴雄 橋川時雄 關祖章 趙深

林志可 宋麟徵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第三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出版

每冊六角 郵費六分

全年四冊 二元二角 郵費二角四分

編輯者 中國營造學社

北平中山公園內

發行者 中國營造學社

電話南局二五三六號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四五七〇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

北平米市大街新月書店

天津法租界廿六號路利亞書局

南京中央大學對過綦巷口鍾山書店

上海寧波路四十號趙深建築師

上海福州路五五六號作者書社

寄售處

本刊啟事

我國營造術語，因時因地，各異其稱，學者每苦繁駁難辨。年來辱承閱者垂問質疑，不絕於途，且有旁及史事考據及圖書介紹，本社同人每就可能範圍，竭誠奉答。茲擬於本刊四卷一期起，擴大通訊一門，與訂閱諸君共同商榷討論，圖斯學之進展，如蒙賜教，無任感禱。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四期目錄

論著

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

梁思成

開封之鐵塔

龍非了

雜俎

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劃

蔡方蔭 劉敦楨 梁思成

琉璃釉之化學分析

葉慈著 瞿祖豫譯

平郊建築雜錄

梁思成 林徽音

大壯室筆記

劉敦楨

通訊

伯希和先生關於燉煌建築的一封信

梁思成

本社紀事

專件

梓人遺制元 薛景石著

朱啓鈐 劉敦楨校釋

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

梁思成

一 行程

今年四月，在薊縣調查獨樂寺遼代建築的時候，與薊縣鄉村師範學校教員王慕如先生談到中國各時代建築特徵，和獨樂寺與後代建築不同之點，他告訴我說，他家鄉——河北寶坻縣——有一個西大寺，結構與我所說獨樂寺諸點約略相符，大概也是遼金遺物。於是在一處調查中，又得了另一處新發現的線索。我當時想由薊縣繞道寶坻回北平，但是薊寶間長途汽車那時不湊巧剛剛停駛，未得去看。回來之後，設法得到西大寺的照片，預先鑑定一下，竟然是遼式原構，於是寶坻便列入我們旅行程序裏來，又因其地點較近，置於最早實行之列。

我們預定六月初出發，那時雨季方纔開始，長途汽車往往因雨停開，一直等到六月

十一日，纔得成行。同行者有社員東北大學學生王先澤和一個僕人。那天還不到五點——預定開車的時刻——太陽還沒上來，我們就到了東四牌樓長途汽車站，一直等到七點，車纔來到。那時微冷的六月陽光，已發出迫人的熱燄。汽車站在豬市當中——北平全市每日所用的豬，都從那裏分發出來——所以我們在兩千多隻豬慘號聲中，上車向東出朝陽門而去。（第一圖）

由朝陽門到通州間馬路平坦，車行很快。到了通州橋，車折向北，由北門外過去，在這裏可以看見通州塔，高高聳起，它那不足度的「收分」，和重重過深過密的簷，使人得到不安定的印象。

通州以東的公路是土路，將就以前的大路所改成的。過了通州約兩三里到箭桿河，白河的一支流。河上有橋，那種特別國產工程，在木柱木架之上，安扎高粱桿，鋪放泥土，居然有力量載渡現代機械文明的產物，倒頗值得注意，雖然車到了橋頭，乘客却要被請下車來，步行過橋，讓空車開過去。過了橋是河心一沙洲，過了沙洲又有橋，如是者兩次，纔算過完了箭桿河。河迤東有兩三段沙灘，長者三四里，短者二三十丈，滿載的車，到了沙上，車輪飛轉，而車不進，乘客又被請下來，讓輕車過去，客人却在鬆軟的沙裏，彎腰伸頸，努力跋涉，過了沙灘。土路還算平坦，一直到夏墊。由夏墊折向東

南沿着一道防水堤走，忽而在堤左，忽而過堤右，越走路越壞。過了新集之後，我們簡直就在泥濘裏開汽車，有許多地方泥漿一直浸沒車的蹬腳板，又有些地方車身竟斜到與地面成四十五度角，路既高低不平，速度直同蝸牛一樣。如此千辛萬苦，與一羣熱臭的同胞們直擠到了寶坻。進城時已是下午三時半。我們還算僥倖，一路上機件輪帶都未損壞，不然甚時纔達到目的地，却要成了個重要的疑問。

我們這次期望或者過奢，因為上次的薊縣是一個山麓小城，淨美可人的地方，使我聯想到法國的村鎮，宛如重遊 *Fugere Arles* 一般。寶坻在薊縣正南僅七十里，相距如此之近，我滿以為可以再找到另一個相似淨雅的小城鎮。豈料一進了城，只見一條塵土飛揚的街道，光溜溜沒有半點樹影，轉了幾彎小胡同，在一條雨潦未乾的街上，汽車到達了終點。

下車之後，頭一樣打聽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蒼蠅爬滿，窗外喂牲口的去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泉州旅館，還勉強可住，那算是寶坻的『北京飯店』。泉州旅館坐落在南大街，寶坻城最主要的街上。南大街每日最主要的商品是鹹魚——由天津經一百七十里路運來的鹹魚——每日一出了旅館大門便入『鹹魚之肆』，我們在那裏住了五天。

西大寺坐落在西門內西大街上，位置與獨樂寺在薊縣城內約略相同（第二圖）。在

旅館卸下行裝之後，我們立刻走到西大寺去觀望一下。但未到西大寺以前，在城的中心，看見鎮海的金代石幢（第三圖），既不美，乃是後代重刻的怪物。不湊巧，像的上段也沒照上。

西大寺天王門（第四圖）已經『摩登化』了，門內原有的四天王已毀去，門口掛了『民衆閱報處』的招牌，裏面却坐了許多軍人吸煙談笑。天王門兩邊有門道，東邊門上掛了『河北第一長途電話局寶坻分局』的牌子，這個方便倒是意外的，局即在東配殿，我便試打了一個電話回北平。

配殿和它南邊的鐘樓（第五圖）鼓樓，和天王門，都是明清以後的建築物，與正中的三大士殿比起來真是矮小的可憐。大殿之前有許多稻草。原來城內駐有騎兵一團，這草是地方上供給的馬草。暫時以三大士殿做貯草的倉庫（卷首圖一）。

這臨時倉庫額曰『三大士殿』是一座東西五間，南北四間，單簷，四阿的建築物。斗拱雄大，出簷深遠，的確是遼代的形制。驟視頗平平，幾使我失望。裏邊許多工人正在軋馬草，草裏的塵土飛揚滿屋，三大士像及多位侍立的菩薩，韋馱，十八羅漢等等，全在塵霧迷矇中羅列。像前還有供桌，和棺材一口！在堆積的草裏，露出多座的石碑，其中最重要的一座是遼太平五年的，土人叫做『透靈碑』，是寶坻『八景』之一（第六圖）。

抬頭一看，殿上部並沒有天花板，營造法式裏所稱『徹上露明造』的。梁枋結構的精巧，在後世建築物裏還沒有看見過，當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這先抑後揚的高興，趣味尤富。在發現薊縣獨樂寺幾個月後，又得見一個遼構，實是一個奢侈的幸福。

出大殿，繞到殿後，只見一片空場，幾間破屋，洪肇林縣志裏所說的殿後寶祥閣（註二），現在連地基的痕跡都沒有了。問當地土人，白鬍子老頭兒也不曾趕上看到這座巍峨的高閣。我原先預定可以得到的兩座建築物之較大一座，已經全部羽化，只剩一座留待我們查記了。

如此將西大寺大略看了一遍，回到旅館。時間還不算太晚，帶了介紹信去見縣長楊君，蒙他接見，並慨允保護協助，我們於是很滿意的回到旅館，預備明天早起工作。晚飯以後公安局長劉曉洲君派來一名警察，問我們工作的時間，預備照料。第二天劉君又到寺裏來照料，使我們工作順利，是我們所極感激的。

正殿的內外因稻草的堆積，平面的測量頗不容易。由東到西，由南到北，都沒有一線直量的地方；乃至一段一段的分量，也有許多量不着或量不開之處。我們費了許多時間，許多力量，爬到稻草上面或裏面，纔勉強把平面尺寸拚湊起來，仍不能十分準確。這些堆積的稻草，雖然阻碍我們工作，但是有一害必有一利，到高處的研究，這草

堆却給了我們不少的方便。大殿的後部，稻草堆的同簷一樣高，我們毫不費力的爬上去，對於斗拱梁枋都得盡量的仔細測量觀摩，利害也算相抵了。

三大士殿上的瓦飾，尤其是正吻，形制頗特殊；四角上的『走獸』也與清式大大不同。但是屋簷離地面六公尺，不是普通梯子所上得去的；打聽到城裏有棚舖，我們於是出了重價，用搭架的方法，扎了一道臨時梯子，上登殿頂。走到正脊旁邊，看不見脊那一面；正吻整整有兩個半人高，在下面真看不出來。這時候轟動了不少好事的閒人，却藉此機會上到殿頂，看看四周的風光，頃刻之間，殿頂變成了一座瞭望台。

大殿除建築而外，殿內的塑像和碑碣也很值得我們注意。塑像共計四十五尊，主要的都經測量，並攝影；碑共計九座，除測量外，並拓得全份，但是拓工奇劣，深以爲憾。

我們加緊工作三天，大致已經就緒，最後一天又到東大寺（第七圖）。按縣志的記載，那東大寺——大覺寺——千真萬確是遼代的結構；但是現在，除去一座碑外，原物一無所存，這種不幸本不是意外，所以我們也不太失望。此外城東的東嶽廟，縣志所記的劉鑾塑像，已變成比東安市場的泥花臉還不如。城北的洪福寺，更不見甚『高閣峻嶒，虬松遠蔭，渠水經其前』的美景，只有破漏的正殿，和叢生的荊棘。

我們繞城外走了一周，並沒有新的發現。更到了城牆上，才看見立在舊城樓基上，一座醜陋不堪的小『洋房』。門上一片小木板，刻着民國十四年縣知事某(?)的重修城樓記，據說是『以壯觀瞻』等等；我們自然不能不佩服這麼一位審美的縣知事。

工作完了，想回北平，但因北平方面大雨，長途汽車沒有開出，只得等了一天。第二天因車仍不來，想繞道天津走，那天又值開往天津汽車的全部讓縣政府包去。因為我們已沒有再留住寶坻一天的忍耐，我們決由寶坻坐驢車到河西塢，北平天津間汽車必停之點，然後換汽車回去。

十七日清晨三點，我們在黑暗中由寶坻出南門，向河西塢出發。一隻老驢，拉着笨重的轎車，和車裏充滿了希望的我們，向「光明」的路上走。出城不久，天漸放明，到香河縣時太陽已經很高了。十點到河西塢；聽說北上車已經過去。於是等南下車，滿擬到天津或楊村換北寧車北返，但是來了兩輛，都已擠得人滿為患，我們當天到平的計劃，好像是已被那老驢破壞無遺了。

當時我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在河西塢過夜，等候第二天的汽車，一個是到最近的北寧路站等火車。打聽到最近的車站是落堡、相距四十八里，我們下了決心，換一輛轎車，加一匹驢向落堡前進。

下午一點半，到武清縣城，沿城外牆根過去。一陣大風，一片烏雲，過了武清不遠，我們便走進濛濛的小雨裏。越走雨越大，終了是傾盆而下。在一片大平原裏，隔幾里纔見一個村落，我們既是趕車，走過也不能暫避。三時半，居然趕到落堡車站。那時騎驢的僕人已經濕透，雨却也停了。在車站上我們冷得發抖，等到四時二十分，時刻表定作三時四十分的慢車才到。上車之後，竟像已經回到家裏一樣的舒服。七點過車到北平前門，那更是超過希望的幸運。

旅行的詳紀因時代情況之變遷，在現代科學性的實地調查報告中，是個必要部分，因此我將此簡單的一段旅程經過，放在前邊也算作序。

註一 寶坻縣志卷十五：「……殿後爲寶祥閣，高數十尺，登眺崆峒諸山，歷歷在目。」

二 寺史

所謂『寺史』並不是廣濟寺九百餘年來在社會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動上的歷史，

也不是歷代香火盛衰的記錄，也不是世代住持傳授的世系，我們所注重的是寺建築方面的原始，經過，和歷代的修葺，和與這些有關的事項。

三大士殿內立着九座碑，在這方面可以供給一點簡略的實錄，此外尚未找着更詳細更有興趣的資料，所以關於寺的歷史，多半根據碑文。

寶坻在隋唐時代本不成市鎮。後唐莊宗同光年間（九二二—九二六），『因蘆臺鹵地置鹽場……相其地高阜平闊，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鹽。……清泰三年（註一）晉祖起於并汾……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六州遺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皇朝（註二）奄有天下，混一四海，……大定十有一載（註三）……鑾輿巡幸於是邦，歷覽之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烟繁庶，可改爲縣。」……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東偏鄉間等五千家爲縣。……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日寶坻，列爲上縣』（註四）。但是近世因鐵路和海河運輸之便，寶坻早已失去鹽業中心的位置，在河北省中並非「上縣」。出產品却是以粗布爲大宗，除非粗布是「國之寶」，不然寶坻顧名思義，也許要從新改名了！

廣濟寺創立時，燕薊之地歸遼已六七十年了。當時佛教雖已不及唐代之盛，但新倉却正是個日新月盛的都市。宗教中心還未建立，可巧

……粵有僧弘演，武清井邑生身，發蒙通遠文殊閣院，落髮離俗歸真。幼尚忍草流芳，長惟戒珠護淨。竭總持之力，振拔沉淪；弘方便之機，贊裨調御。屬以新倉重鎮，舊邑多人，悉謂響風，咸云渴德，載勤三請，深契四弘。此則振錫爰來，寧辭越里；彼則布金有待，永奉開基。因適願以經營，遂立誠而興建。……

他生身的武清井邑，離北平不遠；發蒙落髮的通遠，在甘肅和陝西各有同名的地方二處，到底是那一處，乃至甘陝以外，或者還有別的通遠，尙待考。

當時新倉的繁榮，是

……鳳城西控，日迎碣館之賓；鼇海東隣，時揖雲槎之客。而復抗榷酤之劇務，面交易之通衢；雲屯四境之行商，霧集百城之常貨。……

地方人士和弘演法師籌得相當款項之後，立刻開始興建。最初都由便利來往人衆的設備方面下手，於是

……材呈而風舉雲搖，匠斲而雷奔電掣。乃以鑿甘井，樹華亭，濟往來之疲羸也。建法堂，延講座，度遠近之苦惱也。或飾鑄容圖像，恭敬者利益而不窮也。或開精舍香厨，皈依者擔荷而無闕也。……

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都設備很周到了。

但是到弘演法師年老的時候，全寺最重要的大殿，還沒着落。法師

……乃謂門人道廣曰，『吾以撥土匡持，踏荒成辦。然稍增於締構，奈罔備於規模。營西位之浴室，已憑他化；砌中央之秘殿，未遇當仁。……』

這是弘演法師未了之業，心裏很惦記，所以把興修之責，囑咐給道廣。

道廣法師雖然受了其師囑咐，但未能將計畫實現，

……會頭陀僧義弘，雅好遊方，巡禮將周於四國；同諳化道，致齋頻會於萬僧。見善則遷，與物無競。因率維那琅琊王文襲等數十人，異口同心而請，信心不逆而來；共結良緣，將崇勝槩。繇是勞筋苦節，有廣上人之率羣材；貫骨穿肌，有弘長老之集眾力。……

大殿之建立，就靠道廣義弘兩位法師的熱心和領導，琅琊王文襲等數十人的捐助。

至於材料之選集，大匠之聘求，也是很鄭重的事，所以

……疊水浮陸行之跡，專家至戶到之心。或採異於曹吳，或訪奇於般爾。度功量費，價何啻於萬緡，糾邑隨緣，數須滿於千室。……

碑陰題名，除去各施主外，應有工匠之名；可惜碑文剝蝕，已不可辯。

各方面籌備終了，正殿開始興修，頭一年大半是大木的工作，將構架作成，

……霜揮斤斧，煙迸鈎繩。樂拱疊施，芬檠複結。能推欹厥，五間之藻棟虹梁；巧極彫鏤，八架之文檻繡栴。……

現在的情形，與碑文所述可以算很相似。

第二年的工作是磚瓦牆壁，裝修彩畫，佛像壁畫，所以說

……及再期則可以鱗比鴛瓦，雲矗花磚。粉布圻墁，霞舒丹牖。奇標造立，三門之滿月睟容；妙盡鋪題，四壁之芳蓮瑞相。……

大殿完竣，第三年又修山門並塑像，所以說

……次於南則殊興峻宇，正闢通門；度高低掩映之差，示出入誠嚴之限。屹然左右，對護法之金神。肅爾縱橫，局安禪之寶地。……蓋非一行所致，是期三年有成。……

由上文看來，由弘演法師開山立業，直到他圓寂，可算廣濟寺的創始期。這時期所建置的有甘井·華亭·法堂·香廚·浴堂等等。弘演之後，道廣義弘二師，將大殿山門修完，正是遼聖宗太平五年，公元一〇二五。弘演的創始期間，若以二十年計算，則寺之創始，當在太平五年以前二十年，約當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公元一〇〇五，這年代可假定是廣濟寺創始的時代。

以上創始的歷史，皆按太平五年碑。碑右側文『皇朝建口太平十有二載仲夏五月五

日立□□□□□□。又有『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受 勅 前寺主□照』按此則寺之受勅，當在重熙五年，碑之立則在太平五年，右側所記太平十二年，不知與寺之建造有甚關係，可惜已看不清了。

碑左側列施主名氏，有『清寧六年四月□□』以記年月，大概是遼代修葺的記錄，補加碑側。時在太平五年後之三十五年，公元一〇六〇。

金元兩朝並沒有給我們留下碑碣。但萬曆九年碑，追述舊事，說

……殿後木塔，莫考其始，碣稱高百八十尺，崒峙雲端，爲遼瞻表。遼滅金興，完顏亮潰師於南宋，烏祿稱號於遼陽。兵燹連綿，半遭煨燼。雖重新於權鹽使邊公，僅存十一於千百耳。……後塔成灰，遺址荒蕪，寥寥數百載，無能復興者。……

照此則遼代建立，尚有木塔在殿後，大概是道廣義弘以後所加。碑文所稱的碣，現在已無可考。而碣裏所稱高百八十尺的塔的壽命，也並不很長，大概與遼祀同盡，三大士殿乃是劫後餘生耳。

現在山西應縣佛宮寺尚有遼清寧二年（一〇五六）木塔（第八圖），爲我們所知唯一孤本。塔高五層，山西通志稱高三百六十尺，而伊東忠太博士說高不過二百五十日尺。三大士殿後的木塔，結構與形式一定與應縣塔大略相同，乃至所用柱徑木材大小也相